

BORIS LAVRENEV
 & SIX OTHER AUTHORS
 THE FORTY-FIRST AND
 OTHER STORIES



著原等夫涅列甫拉
 譯 華 靖 曹

行發司公書圖友良海上

蘇聯作家七人集

短篇小說集

第一章

作者不得已而寫的楔子

可薩克的馬刀在北方圍成的閃光的寶圈，清晨的時候，經機關鎗猛力的掃射和紅的黨代表葉秀可夫最後的猛衝，在一剎那間將那馬刀寶成的重圍衝破了。

由那死的重圍裏衝出來到沙漠裏跑去的共有：紅黨的代表葉秀可夫，二十三名士兵和馬柳特迦。一百一十九名人和差不多所有的駱駝都直騰騰的長眠到那冷清淒涼的荒沙灘上和彎曲低矮的灌木叢間了。

當向上尉布魯葛報告說敵人的殘部衝出的時候，他用那猓蹄一般的手掌扭着自己的鬚子，打着呵

欠，張着鐵煙灰盒一般的口，懶洋洋的說：

『儘他去！再別費馬力去追他了。在沙漠裏自己會死的。走吧！』

可是紅的黨代表葉秀可夫同二十三名士兵和馬柳特迦輕巧機伶，野兔一般的瞬息間就跑向那無際的沙漠裏去了。

讀者一定忍不住的要知道爲什麼是『紅的葉秀可夫』呢？

待逐次敘來。

當哥爾卡克●舉兵將奧林布爾格的交通破壞了之後，土耳其染皮子的墨顏料就斷絕了。

從此就到了騷動的，混亂的，皮革底時期了。

人們都由那舒適的安樂窩裏淪落到風吹日晒，雨淋雪侵和噓噓的子彈的嘯聲裏了，保護人體的衣服當要格外結實些。

因此都穿起皮的短衣了。

皮衣本來染的都是黑色的，穿起這皮衣的人們，鋼鐵一般的表現着一片莊嚴而剛毅的精神。

可是土耳其沒有這種顏料了。

於是革命軍司令部就沒收起民間所儲存的什伯克人染輕紗頭巾和土耳其女人染地氈的德國的氈

青。

於是就用這顏料染起羊皮了，土耳其斯坦的紅軍穿起這皮衣，閃着虹一般的——紅黃橙藍紫的顏色。

麻臉的倉庫管理員照着司令部的發條無意中發給葉秀可夫一身鮮紅的皮衣。

葉秀可夫幼時的面孔也是紅的，並且帶着紅的斑點，頭上的頭髮絨絨的好似鴨絨一般。

如果裁長補短的把葉秀可夫的體幹稍微改造一下，那麼他那整個的卵形的體幹，穿着紅的皮短衣和紅褲子，那真活像復活節染的紅雞蛋。

葉秀可夫的背上十字叉的背着武裝皮帶作X字母形，想着如果他要扭過身來，他的前面應當有一個字母B。

X puetoc Rockpece; ⑩

可是沒有這個。復活節和耶穌葉秀可夫是不信的。

他信的是蘇維埃，是第三國際，是非常委員會和粗獷而有力的手指中所握的沉重的烏黑的手鎗。同葉秀可夫由那馬刀寔成的死圍裏衝出向北方跑去的二十三名紅軍士兵同一樣的紅軍士兵一樣，是些很平常的人。

可是他們中間有一個不平常的人就是馬柳特迦。

馬柳特迦是亞斯特拉汗附近，沃瓦河下游一個蘆葦圍繞的三角洲上一個漁村裏漁夫的孤女。

她穿着很硬的油布褲子，由七歲起就坐到那油洪洪的破魚木凳上，用刀子破了十二年的銀白而光滑的魚肚子。

當城市和鄉村招募義勇赤衛軍的時候，馬柳特迦突然將刀子往木凳上一插，穿着很硬的褲子，起來到赤衛軍裏報名去了。

才上去被驅逐了，後來她天天去懇求着，遞了一個擯絕性的生活，停止生育，一直到了勞動戰勝資本得到最後勝利的時候這樣的願書，於是就按着普通的權利把她收下了。

馬柳特迦生得好似岸上蘆葦似的細細的身個，淺色的髮結上繫着花結，戴着褐色毛皮帽子，帶着淘氣的貓一般的閃光的眼睛。

馬柳特迦生平最愛的是幻想。她愛幻想並且還愛用那殘斷的鉛筆在一切的紙片上寫着那歪歪扭扭不成字形的詩句。

這是一切的部隊都曉得的。每逢軍隊到了有報館的城市的時候，馬柳特迦就到報館裏要張紙來。用舌頭舐着那由興奮而乾了的嘴唇，聚精會神的騰寫着詩句，每首詩上都標着題目，下邊簽署

着：

馬柳特迦作。

送到編輯室裏去了。編輯員都注視着這位穿着皮衣，帶着馬鎗，細細身個的姑娘，驚奇的接了詩，答應她看一看再講。

馬柳特迦沈着的向一切人環顧了一下就走了。

編輯室的祕書興會勃勃的反復思索着那詩。他的雙肩聳起而要微顫了，忍不住的笑得嘴也裂開了。報館的職員都集來和祕書格格的笑，讀着詩。

職員們都坐到窗台上搖擺着：在那時報館裏還沒有安樂椅呢。

詩有各種各樣的。其中有一首關於列寧的：

列寧是我們××階級的英雄。

我們將你的像立到曠場上。

你推倒了他們的沙皇。

足踏到勞動上。

說：

馬柳特迦第二天早上又來了。目不轉睛的牢牢的釘着那祕書的拘攣的面孔，拿起詩稿拉着長腔

『那麼，不能够發表嗎？不成熟的東西嗎？那彷彿我用斧子由心裏砍出來的一般，砍來砍去總是砍不好。再費上一點氣力——到底總是沒辦法！他媽媽的，爲什麼這東西這樣難？唔？』

土耳其的毛皮帽子嵌到額顱上，聳了聳肩就走去了。

馬柳特迦作詩是失敗了，可是她打鎗打得異常的準確。她是葉秀可夫這一隊人中一個最好的射手，在作戰的時候，總時時刻刻的跟着紅的黨代表。

葉秀可夫用指頭指着說：

『馬柳特迦！照着那軍官打！』

馬柳特迦密縫着眼睛，舐着嘴唇，從容的開着鎗。子彈出去向來是沒有落空的。

她放下鎗，每次都說：

『第三十九個，他媽媽的。第四十個，他媽媽的。』

『他媽媽的』——這是馬柳特迦最愛的一句口頭語。

罵人的話她是不愛的。有時人家同她罵玩的時候，她總羞答答的不作聲的臉紅着。

馬柳特迦現在對於自己的願書嚴格的遵守着。在部隊裏沒有一個人敢同她吊眉眼。一天晚上，一位新入伍的匈牙利人顧卡，拿他的痴眼睛死死的釘着她。結果吃了一個大沒趣。馬柳特迦拿起手鎗恨地把他敬了兩下；打落了三個牙和帶着鬚角上的傷痕連爬帶滾的跑開了。

紅軍的士兵們都很親熱的拿馬柳特迦開着玩笑，可是在作戰的時候，都愛護她比愛護自己還很些。

在他們那鎧甲似的鮮色皮衣裏着的心靈裏都潛隱着無限的相思的悲苦，深深的眷戀着自己的閨中人。

二十三名士兵，紅的葉秀可夫和馬柳特迦就這樣的在那北方的暗淡淒涼的沙漠裏過去了。

二月的茫茫的白雪在旋捲狂嘯着。鬆軟的白雪羽毛地氈一般的蓋遍了沙丘與凹溝。彷彿天也在向這昏黑與風雪中的行人狂嘯着，——是野風呢，是敵人追擊的流彈惡恨恨的在空中怒嘯呢！

穿着破靴子的沈重的脚步，踏到那白雪和荒沙裏，格支格支的響着很難拔得出來了。挨餓的疵毛的駱駝，口裏在倒着白沫。

被風吹去了浮沙的鹽澤，閃着鹽晶的光輝，無邊無際的周圍，好似利刀斷肉似的沿着那平坦的，昏暗的，低矮的地平綫把天和地分開來。

這一章說起來在我的小說裏的確是多餘的。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我所要說的都留待下回再分解吧。

不過讀者必須要知道的：由那裏和怎麼在克拉—古都井西北三十七哩●遠的地方發現了古列夫特務隊的殘部，為什麼在紅軍部隊裏有女子出現，為什麼黨代表葉秀可夫是紅的和還有好多為讀者所必須知道的東西。

不得已，我才寫了這一章。

不過我敢信，——牠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 哥爾卡克為俄國白黨領袖之一，歐戰時曾為海軍大將。一九一七年末經日本回到西比利亞，受白黨政府令為陸軍總長。得帝國主義者之助。解散憲法會議。宣佈自己為俄國最高執政者。出兵進攻蘇聯。後逐次為英勇的紅軍擊敗。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被擒。在下烏金斯克鎗決。

- 俄國在復活節時信教者家家都染紅蛋。蛋之一面寫字母「X」。一面寫字母「B」。而X puec 爲慶說「耶穌復活」之意。

- 哩為俄里。每哩約合中里二里。

第二章

地平綫盡處隱現着小小的黑點，到跟前看來，就是近衛軍的中尉郭魯奧特羅。

由真葛德井到蘇古渡井七十哩，由那兒到吳世堪泉還有六十二哩。

是夜裏的時候，葉秀可夫把鎗托往那古樹盤上一頓，帶着寒戰的聲音說：

『停止吧！宿夜吧！』

拿碎木片烘起火來。黑烟的熊熊的火焰在燃燒着，野火周圍的沙地都黑陰陰的化濕了。

到馱包裏找些米和脂油來。鍋裏煮着稀飯，飯裏放着強烈的羊羶氣。

都擠得緊緊的圍着野火。靜默默的打着牙顫，都想極力的由這侵入骨髓的風雪的嚴寒裏救出自己來。把脚都一直的伸到火上烘着，又髒又硬的皮靴烘得嗤嗤的亂響。

駱駝頸上的小鈴在風雪的嘯聲裏悽悽的鳴着。

葉秀可夫的寒顫的手指在搖着煙草。

噴了一口煙，帶着煙氣慢慢吞吞的說道：

『同志們，應該要計議一下，到那兒跑呢？』

『到那跑，』一個死人一般的聲音隔着野火說：『反正結果總是一個死吧。到古列夫是回不去了，苛薩克人攻到那兒了，可是除過古列夫沒有地方可去的。』

『上黑瓦難道不能去嗎？』

『嘿！嘿！別說傻話吧！經克拉——古麻至少有六百哩遠，看你冬天怎麼走呢？你吃什麼呢？難道能把襖襠裏虱子拿來煮煮吃嗎？』

都哈哈大笑起來，那位死人一般的聲音又失望的說：

『結果只有一個死吧！』

葉秀可夫的心都收縮了，但是外面不表示出來，只惡狠狠的打斷那說話人的話：

『你這小濕蟲！別驚動人心吧！每個傻子都可以死的，不過要自己細心打算怎樣才可以不死呢？』

『到亞力山大要塞去吧。那兒是自己的人，是漁人。』

『用不得，』葉秀可夫說：『據報告說德尼金的陸戰隊登陸了。克拉斯諾沃德和亞力山大要塞

都在白黨手裏。』

一個人發着嚶語在呻吟着。

葉秀可夫用手掌拍着野火烤熱了的膝蓋說：

『好吧！只有一條路，同志們，到阿拉爾去！阿拉爾是可以到的，阿拉爾海岸上有游牧的人，到那裏停一停好繞道往克查林斯克去。克查林斯克有我們的前防司令部。那裏還有房子住呢。』

說了就不作聲了。能到與否，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呢？

旁邊一位躺着的人，抬起頭來問道：

『可是未到阿拉爾以前這些時吃什麼呢？』

葉秀可夫又打斷他的話說：

『勒褲帶吧。你不是王孫公子！還要叫給你預備山珍海味嗎？就這樣走吧。現在還有米，麵也多，少還有一點。』

『能够三天的路程嗎？』

『怎麼三天！由此地到橋內石海灣有十天的路程呢。我們有六個駱駝。食糧吃完的時候，——就殺駱駝吃。反正就這樣吧。把這一個駱駝殺了，把肉獸到那一個駱駝上向前走吧。就這樣去吧。』

都默然了。馬柳特迦以肘支頭，躺到野火跟前，目不轉睛的閃出那貓一般的光輝，望着野火出

神。葉秀可夫在愁悶着。

『完事了！我的命令是拂曉要出發的。或許不能都到，』黨代表的聲音把宿鳥都驚起了，『可是要走呢……同志們，因為……要知道革命……為全世界的勞動者而犧牲呵！』

黨代表換次望了望那二十三個士兵的眼睛。那年來士兵的眼裏閃出那革命的光輝都消沈了。眼睛都無光了。都垂頭喪氣的把臉扭了過去。

『殺駱駝吃，吃完了自己互相殺而食之吧。』
都又默然了。

葉秀可夫又突然發着女人一般的尖銳的聲音叫道：

『沒有可討論的！革命的天職你們曉得嗎？別多嘴吧！命令一下——就完了！抗令者就鎗決。』
咳嗽着坐下。

那位用探條攪着稀飯的人突然高興起來說：

『哭什麼呢？吃飯吧——不吃不白養了嗎？丘八們，媽媽的！』

都用勺子挖着爛熟的油洪洪的稀飯，怕冷了，一填到嘴裏就吞下去了。但當吞的時候，那粘到嘴唇上的難聞的脂油即刻就凝結了。

野火燒完了，剩下的紅黃的火炭，在夜色裏閃灼着。都擠得緊緊的，睡着，打着鼾聲，發着鼾語，呻吟着。

已經晨曦微動了，都很快的揭着葉秀可夫的肩去催醒他。

睫毛都凍得難以睜開了，凍硬了的手，習慣成自然的先去抓住鐘。

『別忙，別着急！』

馬柳特迦彎下腰在站着。她的眼睛在那灰黃的風雪裏，閃出貓一般的光輝來。

『你幹嗎呢？』

『起來吧，黨代表同志！不過要靜一點！你睡的時候，我騎着駱駝去逛了一圈子。克爾格支的商隊由真葛德來了。』

葉秀可夫翻了翻身子。粗着嗓子問道：

『什麼商隊，扯什麼謊的？』

『的確的……扯謊叫死我，他媽媽的！大約有四匹駱駝呢！』

葉秀可夫一下子就跳了起來，用手指打着嘯子。士兵們都勉強起來，擰着那凍硬了的彷彿不是自己身子，但是一聽到商隊，意識都即刻的恢復了過來。

起來了二十二個人。後來的一個沒有叫起來。裹着馬衣躺着，那身子凍得在隔着馬衣打着寒顫。

『打皮寒的！』馬柳特迦很自信的說着，用手指到他脖子摸了一下。

『哈哈，鬼東西！怎麼好呢？用氈子蓋起來讓他睡去吧。回來的時候再叫他。你說商隊在那一面的？』

馬柳特迦用手向西一指；

『不遠！約有六哩地。很富的商隊。駱駝身上駝的滿載行李！』

『有活路了！不過別放跑了。我們一望見的時候，就四面把他圍起來。別怕跑腿。一部分由右邊去，一部分由左邊去。開步走！』

雁一般的在那沙丘間排開隊，彎下腰，敏捷活潑的走去了。由那迅速的步度都跑得渾身暖和起來。

由那沙浪褶成的沙丘上望着很遠的，平坦的地平綫盡處，隱現着小小的黑點和繫成一條綫的駱駝。

駝背上重載的駝包在搖幌着。

『上帝送來的！上帝大發慈悲了。』一位麻子葛沃德狂喜的低聲說。

葉秀可夫忍不住的罵道：

『上帝？……去爬你上帝的屁股上親一親吧。不知給你說了多少次了，什麼上帝都沒有的，人力就是萬能。』

但是當時沒有閒工夫去爭辯的。都聽着口令，順着小沙堆，隱着灌木叢跑去了，握着鎗托把手指都握痛了：但是都知道無論如何是不能夠把他們的希望，他們的性命，他們的救星同這些駱駝一齊放棄的。

商隊從容而安穩的走近了，駝背上馱的花氈子和騎着穿着棉大衣，戴着狼皮帽子的克爾格支人已經都顯然在望了。

葉秀可夫登到沙丘頂上，紅的皮衣在閃着光，端着鎗，發着喇叭筒一般的聲音：

『帶住！要是你有鎗——就放到地下去。別動，不然一齊都把你們敲死了。』

克爾格支人嚇得連叫都顧不着叫——往後一退就都臥到沙地上。

紅軍的士兵們都跑的喘着氣，飛奔着到四面包圍去了。

『弟兄們，逮駱駝去。』葉秀可夫大聲喊着。

商隊突然平着放了一排鎗，鎗聲把葉秀可夫的喊聲都遮斷了。

密雨一般的子彈，凶惡的飛囓着，葉秀可夫身旁的一個人倒到地下，不動一動的把手伸直了。

『臥倒！……照那些鬼孫打！……』葉秀可夫繼續的喊着，到沙丘上挖着臥溝。開着排鎗。

在臥着的駱駝後面開鎗的不明瞭是什麼人。

決不像克爾格支人。發出的子彈異常的準確。

子彈儘照那臥着的紅軍跟前的沙地上落。

沙漠都被這砲火連天的聲音震動了，但不一會商隊的鎗聲就停止起來。

紅軍的士兵們開始打着箭步跑着。

已經有三十來步的距離了，葉秀可夫就望見駱駝後邊戴着毛皮帽子，裹着白頭巾的頭和戴着金肩章的肩。

『馬柳特迦，瞧着那軍官打！』回過頭來，向後邊爬着的馬柳特迦說。

『瞧着的。』

從容的端起鎗。放了一鎗。

誰知道是馬柳特的手指凍硬了呢，是她性急和跑得手顫了呢，但她還是從容的說：

『第四十一，他媽媽的，』話未說完，那裹着白頭巾，穿着藍皮衣的人就由駱駝後邊起來，高高